



包公的故事

王 藍 編 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0801

包公的故事

王藍編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包公是一个正直廉明，有正义感的人物。他同情被迫害的好人，为了替他们伸冤报仇，坚决向恶霸豪强甚至皇親國戚進行無情的斗争。因此，几百年來包公一直为人民歌頌着愛戴着。本書中的“智斬魯齋郎”、“扣押曹國舅”等五个判案故事，都是在民間流傳較廣的，經過改寫，內容更为健康，情節也更見完整。

包 公 的 故 事

王 藍 編 寫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新力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：0350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—15/16 字數：86,000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80,000

定價：0.19元

前 言

本書系選輯有關包公的故事五篇加以改寫而成。其中除“智斬魯齋郎”一篇系選自元代雜劇中的元曲外；“定計斬趙王”、“扣押曹國舅”、“智判金玉鐲”和“喬裝破疑案”等四篇都是選自龍圖公案，即一般流行的包公案。

在過去有關包公的一些作品中，一般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了一個共同的特點：即表現包公同情被迫害的好人，並站在他們那一邊，向迫害者以至皇親國戚進行鬥爭，最後總是包公為好人伸冤報仇。這一點正是包公幾百年來為人民所歌頌的原因，也就是有關包公作品的人民性所在。但有些作品，特別是包公案中的很多篇幅，都帶有相當濃厚的封建、迷信和神怪的色彩。有的宣傳了宿命論，有的充滿了荒誕成分，有的甚至把包公這個人物神化了。這就不能不損害包公這個人物形象的完美性，從而影響人民對包公這個人物正確的理解和愛戴。

我們認為，宋朝的包公幾百年來為人民所歌頌，並在人民口頭創作和藝術加工過程中，逐漸塑造成為一個不畏強權、反映人民意願的藝術形象，不是偶然的。通過包公審理案件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惡，宣揚了人民維護正義、反抗邪

惡的精神和理想。這些是應該繼承下來而且予以發揚的。而那些封建迷信和神怪的部分，顯然必須加以揚棄和剔除。同時，包公之所以為人民所喜愛，主要還是由於他接近人民，愛護人民，有正義感；在判案中善於調查研究，深入下層，不同於一般封建官吏。因此，離開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，把包公誇大描寫到神乎其神，我們認為也是不對的。所以，我們改寫的包公的故事，不著重渲染故事的曲折離奇的部分，而主要地描寫包公實事求是的判案作風和聯繫人民羣眾的優秀品質。因此，故事的曲折性便受了些影響，這是應該加以說明的。

根據上述觀點和精神，我們試着作了本書的選擇和改寫工作。由於本身水平的限制，一定有不少的缺點，甚望得到讀者、專家的批評指正。

編寫者

一九五六年一月

定價：0.19元

A1120/04

目 次

前 言

扣押曹國舅.....	1
定計斬趙王.....	10
智斬魯齋郎.....	20
智判金玉鐸.....	31
乔裝破疑案.....	45

扣押曹國舅

一

潮州地方，有一个秀才叫袁文正，妻子張氏，是个美貌而賢慧的女人，有个兒子，也五歲了。

这一年，京都要举行考試，袁文正与妻子商量，要去赶考。

張氏道：“官人要去京都应试，自是正理，只是家道貧寒，兒子又还幼小，官人若是远行，妾身何所依靠呢？”

袁秀才答道：“十年寒窗，实指望一举成名。若是賢妻在家無所依靠，不如你我二人一同前去。”

当下夫妻兩人議定，即时收拾細軟家当，次日一早，帶了五歲小兒，投奔前程。一路曉行夜宿，來到京城，在城廂王婆店家歇下。

第二天，袁秀才夫妻二人，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帶了兒子，進城游玩。

京都地方，比那小城小鎮，自是不同。但見人來人往，車馬頻繁。大街上商店貨攤，稀奇古玩，無所不有。

夫妻二人，东張西望，一路行來，已到南大街东首。这里熙熙攘攘，更是熱鬧。

忽然人羣中有人喊嚷道：“來了！來了！”街上人羣，紛紛往兩旁避讓。

袁秀才夫婦，也赶快携了兒子，躲在一旁。只見一羣快馬，吆喝簇擁而來。

人羣中有人指着那頭前一個中年貴官，悄悄說道：“那是二皇親曹國舅，躲開點，躲開點呀！”

那曹國舅在馬上，一眼看到那邊屋旁有個年青美貌的女子，帶着個孩兒，又羞又怕地躲着。於是拉住了馬，叫軍牌過來，在他耳邊囁咕了幾句，軍牌眼睛瞟着袁秀才夫妻二人，連連點頭。

軍牌下得馬來，大步走到袁秀才跟前。

“喂！你是誰？叫甚麼名字？那個女子是你什麼人？”

“小生姓袁，叫袁文正。”袁秀才拱手答道，“這位是我的妻子張氏。”

軍牌把馬鞭指着逐漸遠去的馬羣道：“你們的好運來了，當今天子的內親曹二國舅請你們去府中一敘。你現在馬上帶着妻兒隨我來吧。”

袁秀才聽到是國舅有請，不敢推辭，便同妻子，來到了曹府。

曹國舅聽說袁氏夫妻來到，大喜，便道：“有請，請袁秀才客廳坐。”

當下在客廳里敘禮坐下。府中侍女把張氏、娃娃引到后堂去了。

曹國舅滿面笑容地問道：“袁秀才家住何處？”

袁文正便將离家到京应考，現住客店的情况稟告了。

曹國舅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如此說來，你在京師是無親無故的了。我國舅最是好客，又尊敬知詩識礼的人，此番你可就在我府中住下。”回头吩咐左右：“擺酒！”

袁秀才連忙起身推辞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早有曹國舅左右家人拉他坐下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國舅爺賜你酒吃，你就坐下用了吧！”

酒席擺上，家丁殷勤劝酒，把个袁秀才灌得东歪西倒，酩酊大醉，一下子便伏在桌上。

曹國舅輕輕推他道：“袁秀才，袁秀才。”只見他全不理會，分明已經人事不知了。

曹國舅轉过臉來喝声：“來人！”

只見四个精壯大漢应声而來。

“准备麻繩使用！”

四人齐声应道：“早已准备齐全！”

曹國舅指着爛醉如泥的袁秀才，命令將他捆綁起來丢入后園井中。

接着曹國舅又問起那个娃娃現在哪里，軍牌答道：“在后堂。”

曹國舅做了个手势道：“斬草除根，也与我將那娃娃拋下井去。这样也可絕了那秀才娘子的思念。”

軍牌便進后廳將那小孩騙出打死，拋入井里。

这边張氏自被曹家侍女扶進后堂，等候丈夫孩兒总是不來，心中正在犯疑，待要到前廳找尋，那曹國舅却已來到跟前

含笑道：“秀才娘子，只怪你丈夫命薄，吃了几杯，就醉死了。”張氏聞听此言，頓時捶胸大哭，待問起她孩兒時，說是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張氏情知有異，更是痛哭不已。兩旁侍女奉了國舅之命，勸她就此順從國舅，圖個榮華富貴。張氏哪里肯依，翻身便罵曹國舅心懷不良，害她夫死子離。曹國舅一時無法，便吩咐侍女將張氏監禁起來，慢慢相勸。

二

包公奉命往邊庭犒賞三軍，這一日回到京師，路過一處，只見三五百姓指着中間一座巨大黑門，不知在講些什麼。只隱約听得，“這下可以伸得冤了。”

包公納悶沉思，喚過軍牌吩咐道：“你們前去看看，那是誰家府門？”

軍牌走到門前，仰頭看時，正門橫額上寫着一行斗大金字：

“有人看者，剜去眼睛，用手指者，砍去手掌。”

兩個軍牌把頭一縮，舌一伸，回來報告包公。

包公大怒道：“如此凶橫！我倒要看看，這是何等人家！”

包公下得轎來，叫軍牌找來一位老人詢問。老人回稟道：“這裡乃是當今皇親曹國舅的府門。”

包公問道：“就算是皇親國戚，却為何如此凶橫？”

老人嘆一口氣道：“若不是包大人問起，我老漢還不敢說。他曹國舅的權大勢大，如若有誰觸犯了他，便是鉄架絞繩對待。見民家婦女，有生得好看些的，他便要強佔，正不知逼死

了多少人命。这府里因害死人多，國舅嫌它不吉利，最近不知搬到哪里去了。”

包公听罢，謝了老人，命令軍牌，打开大門，直到正廳坐定，叫張龍趙虎上來吩咐道：

“你二人到各处去詳細探查，如若發現什么可疑之处，快來回報。”

張龍趙虎在府內四下查看，走到后花園，見假山石旁，有一口枯井，走近井口但見井內黑漆一团，又聞得一股气味，正不知是何道理。

这时包公也已帶領从人來到此地，張龍趙虎將情形回稟过了，包公就令他二人一同下去看个明白。

二人下得井來，用火光一照，只見大小二具死屍，还未十分腐爛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慌忙爬了上來。

包公命人把死屍抬上，打道回轉开封正堂。

三

却說曹二國舅已把張氏等，一併搬到曹大國舅处暫住，包公那日闖入曹府之事，早有人报与他兄弟二人知曉。那曹二國舅，只怕枯井事發，忙找曹大國舅、曹太夫人一起商議对策。

曹太夫人冷笑道：“我女兒現为当今皇后，怕一个小小府尹作甚？”

曹大國舅道：“母親大人有所不知，这包黑子非比尋常，就是当今皇上，也懼他三分。”接着說，“我看倒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將袁秀才妻子殺了，这就死無对証，包黑子再厉害，也

無可奈何了。”

母子三人商議定當，於是命人把張氏灌醉後，就叫家人張院公把她抬到後花園，活活埋葬。

那張院公原是個忠厚之人，一聽主人如此凶狠，再看張娘子人事不知，好不可憐，動了個惻隱之心，有心要救出她來。張院公把她抬到僻靜之處，料知曹國舅不會再來查看，忙用冷水把她噴醒。

張氏醒來，翻身坐起，慌慌張張問道：“這是哪里？”

張院公說明原由，張娘子大吃一驚，掩面哭道：“這賊子如此狼心狗肺，害我丈夫孩兒，又要殺我，公公要救救我才好。”

張院公道：“我這裡送你走出後門，再給你二兩紋銀，你便逃生去吧。”

張娘子含淚拜謝，走到門前，又咬牙切齒地恨道：“只是我家血海深仇，何日才能伸雪！”

張院公趕上一步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包公現在開封正堂，你不如前去，告國舅一狀。”

張娘子逃得出來，請人寫了狀子，住在王家店里，專等包公來到。

這一日有一伙軍牌，簇擁一位官人，鳴鑼喝道而來。

張氏遠遠望見，以為就是包公，便跪在路中，喊聲：“冤枉！”

早有軍牌把張氏帶到官人面前跪下，遞上狀子。

不料那官正是曹大國舅，見狀大驚，放下臉喝道：“胆大刁婦，胆敢阻攔本官馬頭！”叫過從人，要把張氏活活打死。那

張娘子被打得口吐鮮血，昏暈過去，方才住手。

王家店伙，听得消息，忙把張氏救回店里，灌下姜湯，張氏方才悠悠醒轉。店伙劝道：

“你且將息兩天，等我們打听仔細，确是包公出巡，你再前去。”

过了三天，店伙打听得知包大人今朝要从門首經過，回來告知張氏。張娘子忍着創傷，拿了狀子，認得包公黑臉，立即跪下哭道：“冤哪！包大人救命哪！”

包公接下狀子，暗暗點頭，當下命軍牌把張娘子帶到府里，去廊下認屍。張氏一見丈夫、孩兒屍體，放聲大哭，要包大人伸冤。

当时包公眉头一皺，想下一个計策。

四

第二天包公派人報知曹府，說是日前去得曹府，實乃有人報告，在曹府掘得寶物，因此前去察看，現請曹國舅前去認領。

那曹二國舅終是做賊心虛，不敢前來。只有曹大國舅來到開封府。原來他想順此探個虛實，確有寶物，拿回家去，也是好的；沒有寶物，也算敷衍了包公的面子。

包公接見了曹大國舅道：“請皇親前來認認貴府失却的寶物。”

这时屏風后轉出袁秀才娘子，手指曹大國舅哭道：“要打死小婦人的，正是此人！”

曹大國舅大驚道：“這是哪里來的瘋婦，請包大人將她赶

丁出去。”

張氏罵道：“喪天害理的惡賊，包大人在此，你敢怎樣？”

包公放下臉來道：“人証俱在，國舅爺還有何說？”

曹大國舅一怔，無言可答，半晌，只得推脫都是他兄弟所為，與己無干。

包公即命他寫下書信，要他兄弟來到公堂。

曹二國舅接了書信，進得開封正堂，但見兩旁站了十八個精壯軍牌，包公正中坐定。包公一見曹二國舅來到，就喊聲：“帶犯人！”軍牌即將曹二國舅押上審問，他本想抵賴，但經不起拷問，都一一從實招了。

曹府家人聞得此訊，立即報與曹娘娘知道，那曹娘娘便在仁宗皇帝面前哀哭訴，仁宗就宣召包公上殿。

仁宗道：“召卿來此，只為了二位曹皇親之故，萬事看朕分上。”

包公道：“二位國舅，罪惡深重，依法該斬。”

仁宗便向包公道：“二位皇親，自是金枝玉葉，不與庶民相同，雖然有罪，還應寬宥。”

包公上奏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古已有之。陛下何以獨厚二位國舅，而無視天下蒼生？”

接着又奏道：“此次巡邊歸來，一路之上，查訪得不知有多少冤獄，那些不該判刑者，判了；而今該判者，反而不判，將何以服天下人心？”

仁宗皇帝一時猶疑不決。

那廂王延齡丞相早已察知包公心意，閃出奏道：“不如降

一道旨意，大赦天下，百姓無論犯罪輕重，一概赦免，如此便同時赦免了二位國舅。”

包公聞听此言，覺得如赦了天下冤獄人犯，二位國舅虽得不死，也抵得过去，便不再坚持己見。

仁宗見二位國舅能保得性命，只好点头应允，大赦天下。

定計斬趙王

—

河南開封府離城五里地方，住着師員外的兩個兒子，大的叫師官受，小的叫師馬都。那師員外去世之時，雖也留下一份薄產，只是經不起兄弟倆不事生產，坐吃山空，家計漸漸有些拮据起來。

這一天，師官受與師馬都商議道：“如此下去，終非長久之計，賢弟，你我總得想個法兒才好。”

師馬都道：“大哥所見甚是，小弟也盤算已久。你我二人，原來會些織造技術，如今何不重理舊業，一則可以解決生活困難，二則自食其力，比坐吃山空好得多了。大哥你看如何？”

師官受喜道：“賢弟所說甚是。聽說揚州地方，織錦生意甚是旺盛，你我二人，分一人前去如何？”

師馬都道：“我去是了。好在此去不遠，你我弟兄二人仍可相聚。”

當下二人商議定當。師馬都便去揚州作織造匠，師官受留在開封，也重理舊業，做起織錦的生意來。

二人勤勤懇懇，織的錦甚是精緻，兩地達官貴人，爭相購